

四分律藏卷第十六

所六

姚秦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初分之十六

爾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六群比丘聞世尊制戒聽比丘有時因緣二宿三

所六

宿軍中住彼在軍中住觀軍陣鬪戰觀諸力人象馬時六群比丘中有一人以看軍陣故爲箭所射時同伴比丘即以衣裹之與還諸居士見已問比丘言此人何所患耶報言無患向往觀軍陣鬪爲箭所射時諸居士皆共

譏嫌言我等爲恩愛故與此軍陣汝等出家人往軍中何所作耶諸比丘聞已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六群比丘言世尊制戒聽比丘有時因緣至軍中應二宿三宿住彼往軍中二宿三宿住已云何乃往觀軍陣鬪戰而爲箭所射諸比丘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責六群比丘言汝所爲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爲云何六群比丘世尊

聽比丘有時因緣往軍中二宿三宿住而汝等往軍中二宿三宿住乃觀軍陣鬪戰爲箭所射耶爾時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二宿三宿軍中住或時觀軍陣鬪戰若觀遊軍象馬力勢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鬪者若戲鬪若真實鬪軍者一種軍乃至四種軍或有王軍賊軍居士軍力勢者第一象力第一馬力第

一車力第一步力陣者四方陣或圓陣或半月形陣或張甄陣或函相陣象王馬王人王彼比丘往觀軍陣鬪戰象馬勢力者從道至道從道至非道從非道至道從高至下從下至高往而見者波逸提往而不見者突吉羅方便莊嚴欲往而不往者一切突吉羅若比丘先在道行軍陣後至應避不避者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是謂爲犯不犯者有時因緣若有所白若請喚若爲力勢所持去或命難或梵行難若

先前行軍陣後至下道避若水陸道斷盜賊
惡獸水大長或被強力所執繫或命難或淨
行難不避道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
心亂痛惱所纏五十

爾時佛在支陀國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
人俱時尊者娑伽陀爲佛作供養人爾時娑
伽陀下道詣一辮髮梵志住處語梵志言汝
此住處第一房我今欲寄止一宿能相容止
不梵志答言我不惜可宿耳但此中有毒龍
恐相傷害比丘言但見聽或不害我辮髮梵

志答言此室廣大隨意可住爾時長老娑伽
陀即入其室自敷草蓐結加趺坐繫念在前
時彼毒龍見娑伽陀結加趺坐即放火烟娑
伽陀亦放火烟毒龍恚之復放身火娑伽陀
亦放身火時彼室然如似大火娑伽陀自念
言我今寧可滅此龍火令不傷龍身所六耶於是
即滅龍火使不傷害時彼毒龍火光無色娑
伽陀火光轉盛有種種色青黃赤白綠碧玻
璃色時娑伽陀其夜降此毒龍盛著鉢中明
日清旦持往詣辮髮梵志所語言所云毒龍

者我已降之置在鉢中故以相示爾時拘睒彌主在辮髮梵志家宿彼作如是念未曾有世尊弟子有如此大神力何況如來即白娑伽陀言若世尊來至拘睒彌時願見告勅欲一禮覲娑伽陀報言大佳爾時世尊從支陀國人間遊行至拘睒彌國時彼國主聞世尊將千二百五十弟子至此國即乘車往迎世尊遙見世尊顏貌端正諸根寂定其心息滅得上調伏如調龍象猶若澄淵見已篤信心生以恭敬心即下車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

一面住爾時世尊無數方便說法勸化令得歡喜時拘睒彌主聞佛無數方便說法勸化心大歡喜已顧看眾僧不見娑伽陀即問諸比丘言娑伽陀今為所在耶諸比丘報言在後正爾當至爾時娑伽陀與六群比丘相隨在後至時拘睒彌主見娑伽陀來即往迎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娑伽陀復為種種方便說法勸化令心歡喜時拘睒彌主聞娑伽陀種種方便說法勸化得歡喜已白言何所須欲可說之娑伽陀報言止止此即為供養我

已彼復白言願說何所須欲六群比丘語彼
言汝知不比丘衣鉢尼師壇鉞筒此是易得
物耳更有於比丘難得者與之彼即問言於
比丘何者難得六群比丘報言欲須黑酒彼
報言欲須者明日可來取隨意多少時彼禮
娑伽陀足遶已而去明日清旦娑伽陀著衣
持鉢詣拘睺彌主家就座而坐時彼拘睺彌
主出種種甘饌飲食兼與黑酒極令飽滿時
娑伽陀食飲飽足已從座起去於中路為酒
所醉倒地而吐衆鳥亂鳴爾時世尊知而故

問阿難衆鳥何故鳴喚阿難白佛言大德此
娑伽陀受拘睺彌主請食種種飲食兼飲黑
酒醉卧道邊大吐故使衆鳥亂鳴佛告阿難
此娑伽陀比丘癡人如今不能降伏小龍況
能降伏大龍佛語阿難凡飲酒者有十過失
何等十一者顏色惡二者少力三者眼視不
明四者現瞋恚相五者壞田業資生法六者
增致疾病七者益鬪訟八者無名稱惡名流
布九者智慧減少十者身壞命終墮三惡道
阿難是謂飲酒者有十過失也佛告阿難自

今已去以我為師者乃至不得以草木頭內
 著酒中而入口爾時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
 娑伽陀比丘已告諸比丘此娑伽陀癡人多
 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
 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

所六

五

說若比丘飲酒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酒者
 木酒梗米酒餘米酒大麥酒若有餘酒法作
 酒者是木酒者梨汁酒閻浮菓酒甘蔗酒舍
 樓伽菓酒麩汁酒葡萄酒梨汁酒者若以蜜
 石蜜雜作乃至葡萄酒亦如是雜酒者酒色

酒香酒味不應飲或有酒非酒色酒香酒味
 不應飲或有酒非酒色非酒香酒味不應飲
 或有酒非酒色非酒香非酒味不應飲非酒
 酒色酒香酒味應飲非酒非酒色酒香酒味
 應飲非酒非酒色非酒香酒味應飲非酒非
 酒色非酒香非酒味應飲彼比丘若酒酒煮
 酒和合若食若飲者波逸提若飲甜味酒者
 突吉羅若飲酢味酒者突吉羅若食麴若酒
 糟突吉羅酒作酒想波逸提酒疑波逸提酒
 無酒想波逸提無酒有酒想突吉羅無酒疑

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式又摩那沙彌沙彌
尼突吉羅是謂爲犯不犯者若有如是如是
病餘藥治不差以酒爲藥若以酒塗瘡一切
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
纏一五十一竟

爾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十七
群比丘在阿耨羅婆提河水中嬉戲從此岸
至彼岸或順流或逆流或此沒彼出或以手
畫水或水相澆灌爾時波斯匿王與末利夫
人在樓觀上遙見十七群比丘在此河水中

嬉戲從此岸至彼岸或順流逆流或此沒彼
出或以手畫水或水相澆灌見已即語末利
夫人言看汝所事者時末利夫人報王言此
諸比丘是年少始出家者在佛法未久或是
長老癡無所知時末利夫人即疾下樓語那
陵迦婆羅門言汝持我名往至祇洹中間訊
世尊遊步康強教化有勞耶以此一裹石蜜
奉上世尊以此因緣具白世尊時彼婆羅門
即受夫人教往詣世尊所問訊已在一面坐
白世尊言末利夫人故遣我來問訊世尊遊

步康強起居輕利教化有勞耶今奉此一裹
 石蜜以向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以此因
 緣集比丘僧以無數方便呵責十七群比丘
 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
 順行所不應為云何十七群比丘在阿耨婆
 提河水中嬉戲從此岸至彼岸或順流逆流
 或此沒彼出或以手畫水或水相澆灌爾時
 世尊呵責十七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人
 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
 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

是說若比丘水中嬉戲者波逸提比丘義如
 上水中戲者故意自恣從此岸至彼岸或順
 流或逆流或此沒彼出或以手畫水或水相
 澆灌乃至以鉢盛水戲弄一切波逸提除水
 已若酪漿若清酪漿若苦酒若麥汁器中弄
 戲者突吉羅所六比丘尼波逸提式又摩那沙彌
 沙彌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者若道路行
 渡水或從此岸至彼岸或水中牽材木若竹
 若箒順流上下若取石取沙若失物沉入水
 底此沒彼出或欲學知浮法而浮擢臂畫水

潰水一切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五十
二竟

爾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六群

比丘中有一人擊攪十七群比丘中一人乃

令命終諸比丘聞其中少欲知足行頭陀樂

所六

七之二

學戒知慙愧者嫌責六群比丘言云何擊攪

十七群比丘乃令命終耶諸比丘徃世尊所

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

尊爾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責六群比丘

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

順行所不應為云何六群比丘汝等擊攪十

七群比丘乃令命終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

已告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

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

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以指相擊

攪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指者手有十脚有

十若比丘以手脚指相擊攪者一切波逸提

除手脚指已若杖若戶闌若拂柄及一切餘

物相擊攪者一切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式

又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

所六

八之一

者若不故擊擡若眠觸令覺若出入行來若掃地誤觸誤以杖頭觸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五十竟

爾時佛在拘睢毗國瞿師羅園中爾時闍陀欲犯戒諸比丘諫言汝莫作此意不應爾時

闍陀不從諸比丘諫即便犯諸比丘聞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闍陀言云何闍陀欲犯戒諸比丘諫而不從語便犯耶時諸比丘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以此

并

八之二

因緣集比丘僧呵責闍陀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云何闍陀諸比丘諫而不從語便犯戒耶以無數方便呵責闍陀已告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父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不受諫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不受諫者若他遮言莫作是不應爾然故作犯根本不從語突吉羅若自知我所作非然故作犯根本不從語者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

又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是謂爲犯不犯者若無智人來諫報言汝可問汝師和尚學問誦經知諫法然後可諫若諫者當用若戲笑語若獨處語若在夢中語若欲說此乃錯說彼一切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所六
四竟

爾時佛在波羅黎毗國爾時尊者那迦波羅比丘常侍世尊左右供給所須佛語那迦波羅汝取雨衣來我欲至經行處經行即受教取雨衣授與世尊世尊爾時受雨衣已至經

行處經行爾時釋提桓因化作金經行堂已合掌在世尊前白言我世尊經行我善逝經行諸佛常法若經行時供養人在經行道頭立爾時那迦波羅比丘在經行道頭立知前夜已過白世尊言初夜已過可還入房爾時世尊默然時那迦波羅知中夜後夜過明相已出衆鳥覺時天欲明了白世尊言初中後夜已過明相出衆鳥覺時天欲明了願世尊還入房爾時世尊默然時那迦波羅心自念言我今寧可恐怖佛使令入房爾時那迦波

羅即反被拘執來至佛所作非人恐怖聲沙門我是鬼世尊報言當知此愚人心亦是惡時釋提桓因白佛言衆中亦有如此人耶佛告釋提桓因言衆中有如此人語釋提桓因言此人於此生中當得清淨之法爾時釋提

桓因以偈讚佛

聖獨步不放逸

若毀訾不移動

聞師子吼不驚

如風過草無礙

引導一切諸衆

決定一切人天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天帝謂我怖 故說此言耶

爾時釋提桓因即禮佛足隱形而去爾時世尊夜過已清旦集比丘僧以此因緣具向諸比丘說之此那迦波羅癡人乃欲恐怖我爾時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恐怖他比丘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恐怖若以色聲香味觸法恐怖人云何色恐怖或作象形馬形或作鬼

形鳥獸形以如是形色恐怖人令彼見若恐怖若不恐怖波逸提以如是形色恐怖人前人不見者突吉羅云何聲恐怖人或貝聲鼓聲波羅聲象聲馬聲駝聲啼聲以如是聲恐怖令彼人聞恐怖不恐怖波逸提若以如是聲恐怖人彼不聞突吉羅云何香恐怖人若根香薩羅樹香樹膠香皮香膚香葉香華香果香若美香若臭氣若以此諸香恐怖人彼人嗅香若怖以不怖波逸提若以如是香恐怖人前人不嗅者突吉羅云何味恐怖人若

以味與人若醋若甜若苦若澀若鹹若袈裟味以如此味恐怖人令彼人嘗味怖已不怖波逸提若作如是味恐怖人彼不嘗者突吉羅云何觸恐怖人若以熱若冷若輕若重若細若麤若滑若澀若軟若堅以如是觸恐怖人令彼人觸怖已不怖波逸提以如是觸恐怖人彼人不觸者突吉羅云何以法恐怖人語前人言我見如是相若夢汝當死若失衣鉢若罷道汝師和尚阿闍黎亦當死失衣鉢若罷道若父母得重病若命終以如是法恐

所六

十一

怖人令彼知怖已不怖波逸提若以如是法
恐怖人彼人不知者突吉羅若比丘以色聲
香味觸法恐怖人若說而了了者波逸提說
而不了了者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
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是謂爲犯不犯者或
闇地坐無燈火或大小便處遙見謂言是象
若賊若惡獸便恐怖若至闇室中無燈火處
大小便處聞行聲若觸草木聲若聲欬聲而
怖畏若以色示人不作恐怖意若以聲香味
觸與人不作恐怖意若實有是事若見如是

相或夢中見若當死或罷道若失衣鉢若和
尚師當死失衣鉢罷道若父母重病當死便
作如是語語彼言我見汝如是諸變相事若
戲語若疾疾語若獨語夢中語欲說此乃錯
說彼一切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五十
爾時佛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中有池水爾
時摩竭國瓶沙王聽諸比丘常在中洗浴時
六群比丘於後夜明相未出時入池水洗浴
爾時瓶沙王於後夜明相未出與婁女俱詣

池欲洗浴聞六群比丘在池洗浴聲即問左
右言此中誰洗浴答言是比丘王言莫大作
聲勿使諸比丘不及洗浴而去彼六群比丘
以種種細末藥更相洗浴乃至明相出時瓶
沙王竟不得洗浴而去時諸大臣皆共嫌恚
所六
自相謂言此沙門釋子不知慙愧外自稱言
我修正法如有何正法於後夜中相將入
池水以種種末藥更相洗浴乃至明相出使
王竟不得洗浴而去時諸比丘聞其中有少
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六群

比丘言云何於後夜中入池水以種種細末
藥更相洗浴乃至明相出使王不得洗浴諸
比丘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
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
呵責六群比丘言汝所爲非非威儀非沙門
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爲云何汝等於
後夜中入池水以種種細末藥更相洗浴乃
至明相出使王不得洗浴而去耶爾時世尊
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
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

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
 當如是說若比丘半月應洗浴若過波逸提
 如是世尊與比丘結戒爾時諸比丘盛熱時
 身體炮沸出汗垢臭穢畏慎不敢洗浴恐犯
 過半月洗浴諸比丘白佛佛言聽諸比丘熱
 時數數洗浴自今已去所六應如是說戒若比丘
 半月應洗浴除餘時若過波逸提餘時者熱
 時如是世尊與比丘結戒其中諸病比丘身
 體炮沸出汗垢臭穢或大小便吐汗不淨畏
 慎不敢洗浴恐犯過半月洗浴諸比丘白佛

佛言聽諸病比丘數數洗浴自今已去當如
 是說戒若比丘半月應洗浴不得過除餘時
 波逸提餘時者熱時病時如是世尊為諸比
 丘結戒諸比丘作時身體汗垢臭穢諸比丘
 有畏慎心不敢洗浴白佛佛言聽諸比丘作
 時數數洗浴自今已去當如是說戒若比丘
 半月洗浴不得過除餘時波逸提餘時者熱
 時病時作時如是世尊與比丘結戒時諸比
 丘風雨中行身體炮沸汗出塵坌汗穢不淨
 有畏慎不敢洗浴白佛佛言聽諸比丘風雨

時數數洗浴自今已去當如是說戒若比丘
半月洗浴不得過除餘時波逸提餘時者熱
時病時作時風雨時如是世尊與比丘結戒
時諸比丘道行身熱炮痲出汗垢塵土汗穢
不淨畏慎不敢洗浴白佛佛言聽諸比丘道
行時數數洗浴自今已去當如是說戒若比
丘半月洗浴無病比丘應受不得過除餘時
波逸提餘時者熱時病時作時風雨時道行
時此是時比丘義如上熱時者春四十五日
夏初一月是熱時病者下至身體臭穢是謂

病時作時者下至掃屋前地風雨時者下至
一旋風一滴雨著身道行者下至半由旬若
來若往者是也若比丘半月洗浴除餘時若
過一遍澆身波逸提若水澆半身亦波逸提
若方便莊嚴欲洗浴不去一切突吉羅比丘
尼波逸提式所六又摩那沙彌沙彌尼十四突吉羅是
謂為犯不犯者半月洗浴熱時病時作時風
時雨時道行時數數洗浴若為力勢所持強
使洗浴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
痛惱所纏五十
六竟

爾時世尊在曠野城時六群比丘自相謂言我等在上座前不得隨意言語即出房外在露地拾諸柴草及大樹株然火向炙時空樹株中有一毒蛇得火氣熱逼從樹孔中出諸比丘見已皆驚言毒蛇毒蛇即取所燒薪散擲東西迸火乃燒佛講堂比丘聞之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自相謂言我等在上座前不得隨意言語出房外拾諸草木大樹株在露地然火向空樹孔中有毒蛇出驚怖取

所燒薪散擲東西使迸火乃燒佛講堂諸比丘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責六群比丘言汝所爲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爲云何六群比丘自相謂言我等在上座前不得隨意言語出房外拾諸草木大樹株在露地然火向有毒蛇出驚怖取所燒薪散擲東西使迸火燒佛講堂耶爾時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

所六

十五

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
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爲自灸
故露地然火若教人然波逸提如是世尊與
比丘結戒爾時病比丘畏慎不自然火不教
人然比丘白佛佛言聽病比丘露地然火及
教人然自今已去當如是說戒若比丘無病
爲自灸故在露地然火教人然者波逸提如
是世尊與比丘結戒爾時諸比丘欲爲病比
丘煮粥若羹飯若在溫室若在廚屋若在浴
室中若熏鉢若染衣若然燈若燒香諸比丘

皆畏慎不敢作佛言如此事聽作自今已去
當如是說戒若比丘無病自爲灸故在露地
然火若教人然除時因緣波逸提比丘義如
上病者若須火灸身若比丘無病爲自灸故
在露地然火若然草木枝葉紵麻芻摩若牛
屎糠糞掃藪一切然者波逸提若以火置草
木枝葉紵麻牛屎糠糞掃藪中然者一切波
逸提若被燒半焦者擲著火中者突吉羅若
然炭突吉羅若不語前人言汝看是知是者
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式又摩那沙彌沙彌

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者語前人言看是知是若病人自然教人然有時因緣看病人為病人煮糜粥羹飯若在廚屋中若在温室中若在浴室中若熏鉢若煮染衣汗然燈燒香一切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

痛惱所纏

五十七所六七竟

十六

爾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居士請眾僧明日食即於其夜辦具種種肥美飲食明日清旦徃白時至爾時十七群比丘持衣鉢坐具針筒著一面經行徃望食時到

時六群比丘伺彼經行背向時取其衣鉢坐具針筒藏舉彼聞白時到即看言我等衣鉢坐具針筒在此誰持去餘比丘問言汝等何處來答言我等在此持衣鉢坐具針筒置一面經行望食時到六群比丘在前調弄餘比丘察之見六群比丘調弄必是其人取衣鉢藏之諸比丘聞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取十七群比丘衣鉢坐具針筒藏之耶諸比丘徃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

具白世尊世尊爾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責六群比丘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云何六群比丘同十七群比丘經行背向時取他衣鉢坐具針筒藏耶爾時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

所六

十七

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藏比丘衣鉢坐具針筒若自藏教人藏下至戲笑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彼比丘藏他比丘衣

鉢坐具針筒若教人藏下至戲笑者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者若實知彼人物相體悉而取舉若在露地為風雨所飄漬取舉若物主為性慢藏所有衣鉢坐具針筒放散狼藉為欲戒勅彼故而取藏之若借彼衣著而彼不收攝恐失便取舉之或以此衣鉢諸物故有命難梵行難取藏之一切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五十
八竟爾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六群

比丘真實施親厚比丘衣已後不語主還取
著諸比丘聞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
戒知慙愧者嫌責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先
持衣施親厚比丘已後不語主還取著耶諸
比丘徃世尊所頭面禮足已在一面坐以此
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以此因緣集比丘
僧呵責六群比丘汝所爲非非威儀非沙門
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爲云何六群比
丘先持衣施親厚比丘已後不語主還自取
著耶爾時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

已告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
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
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比
丘尼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衣後不語主還
取著波逸提比丘義如上衣者有十種如上
說與衣者淨施衣也淨施衣有二種一者真
實淨施二者展轉淨施真實淨施者言此是
我長衣未作淨今爲淨故與長老作真實淨
展轉淨施者此是我長衣未作淨今爲淨故
與長老彼應如是語長老聽長老有如是長

所六

十八

衣未作淨今與我爲淨故我便受受已當問
言欲與誰耶應報言與某甲彼應作如是語
長老有是長衣未作淨今與我爲淨故我便
受受已與某甲比丘此衣是某甲所有汝爲
某甲故守護持隨意用是中真實淨施者應
問主然後取著展轉淨施者語以不語隨意
取著若比丘真實施衣不語主而取著者波
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
突吉羅是謂爲犯不犯者若真實淨施語主
取著展轉淨施語以不語取著無犯無犯者

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五十九竟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六群
比丘著白色衣行時諸居士見皆共譏嫌此
沙門釋子不知慙愧受取無厭外自稱言我
修正法如今觀之有何正法云何著新白色
衣行如似王王大臣諸比丘聞已其中十九有少
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六群
比丘言云何汝等著白色新衣行諸比丘往
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
世尊世尊爾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責六

群比丘言汝所爲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爲云何六群比丘著白衣行爾時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得新衣應三種壞色一一色中隨意壞若青若黑若木蘭若不壞色著餘新衣波逸提比丘義如上新者若是新衣若初從人得者盡名新衣衣者有十種衣如上壞色者染作青黑木蘭也

彼比丘得新衣不染作三種色青黑木蘭更著餘新衣者波逸提若有重衣不作淨而畜者突吉羅若輕衣不作淨者突吉羅若非衣鉢囊革屣囊針線囊禪帶暑帶帽襪攝熱巾裹革屣巾不作淨畜者突吉羅若以未涂衣寄著白衣家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是謂爲犯不犯者若得白色衣染作三色青黑木蘭若重衣作淨畜若輕衣亦作淨畜若非衣鉢囊乃至裹革屣巾皆作淨畜若涂衣寄著白衣家若衣色

脫更染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
痛惱所纏六十

爾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

迦留陀夷不喜見烏作竹弓射烏射之不止

大殺衆烏僧伽藍中遂成大積時諸居士來

入僧伽藍中禮拜見此大積死烏各共嫌之所六

自相謂言沙門釋子不知慙愧無有慈心殺

衆生命外自稱言我修正法如今觀之有何

正法射殺衆烏乃成大積時諸比丘聞其中

有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

迦留陀夷言云何汝射殺衆烏乃成大積耶
時諸比丘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
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以此因緣集比
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不喜見烏而
以竹弓射殺衆烏而成大積不答曰實爾爾
時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迦留陀夷汝所爲
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
應爲云何迦留陀夷射殺衆烏以成大積耶
呵責迦留陀夷已告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
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

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斷畜生命者波逸提如是世尊與比丘結戒時諸比丘坐起行來多殺細小蟲中或有作波逸提懺或有畏慎者諸比丘徃白佛佛言不知不犯自今已去當如是說戒若比丘故殺畜生命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畜生者不能變化者斷其命若自斷若教人斷若遣使若徃來使殺若重使殺若展轉遣使殺若自求使若教人求使若自求持刀人教人求持刀人若以身相若口語若身口若遣使

教若遣書教若遣使書教若安坑陷殺若安刀著常所倚住處若毒藥若安殺具在前作如是方便若復有餘所欲殺畜生若殺者波逸提方便欲殺而不殺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者不故殺或以瓦石刀杖擲餘處而誤斷命若比丘經營作房舍手失瓦石而誤殺若土墜杖木若屋柱樞棟椽如是手捉不禁墮而殺者若扶病起而死或還卧而死若洗浴時死若服藥時死將入房時死出房時死

或將日中坐時死或在陰處而死作如是眾
事無有害心而死者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
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六十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六群
比丘取雜蟲水而飲用諸居士見已皆譏嫌

言此沙門釋子無有慈心殺害蟲命外自稱
言我修正法如今觀之何有正法乃取雜蟲
水用時諸比丘聞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陀
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六群比丘言云何汝
等無有慈心乃飲蟲水以害其命耶諸比丘

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

白世尊世尊爾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責

六群比丘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

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云何汝等飲用雜

蟲水以害其命耶爾時世尊以無數方便呵

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人所六多種有漏

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

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

丘飲用雜蟲水者波逸提如是世尊與比丘

結戒爾時諸比丘不知有蟲無蟲後乃知或

